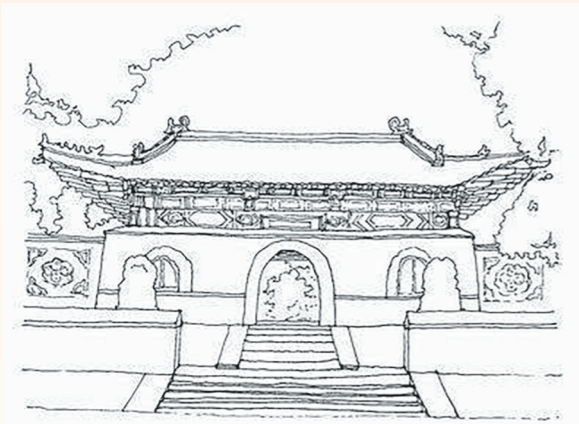


往事

草塘寺与汉师附小



1938年春,我八岁半,随家迁居中南大街草塘寺巷。那家房东姓吕,房屋在路南,紧隔壁西头就是草塘寺。吕家街面房自住,腾出东厢房租给我家。院子没有西厢房,只有一道用土筑成的围墙,我站在高凳上就可从墙头看到草塘寺内的情景。

当时汉中国立学校附属小学刚刚搬进草塘寺,几个出家人移入寺庙后院。草塘寺原剩和尚不多,以后也没有再看见,可能搬走了。这样,汉师附小就占据了整个房舍。

我原来在河南洛阳西宫和平小学上二年级,临近暑假,爆发了抗日战争,日本飞机对洛阳狂轰滥炸。我家在逃难中,先迁汉口,又返洛阳,再搬到宝鸡,最后落脚汉中,一住就是12年,也成了半个汉中人。在草塘寺巷住,自然就上了汉师附小,读三年级。

草塘寺的两扇大门,各画了哼哈二将,大概是佛教的门神。大门过厅两边的泥塑神像,称四大天王,他们个个面目狰狞,有的举铃,有的持伞。小孩上学,过门厅时都很害怕。于是汉师附小的岳校长为破除迷信,带领大家用绳子套住天王的上身,喊着号子,众人用力拉,不用半天,就把两米多高的凶神恶煞一个个拉倒,摔个粉碎,烟尘中,小学生们个个拍手称快。

三年级教室在寺庙前院的西殿,要先上七八级台阶才能走上教室。教室西墙有供桌,桌后是三尊佛像,把教室挤成狭长形。于是,大家又来拉倒佛像,开拓读书空间。原来庄严的几位佛爷,顿时粉身碎骨,摔成一堆废土。每个佛像内有一根支撑木桩,桩上掏了一个洞,洞里一个红布包,包中是些泥金,还有一张纸,上面写了匠人的名字。从8岁孩子眼光看来,这大概就是佛爷的灵魂吧!

抗日战争初期,迁来内地的单位和外地人很多,汉中沸腾了。草塘寺前的小广场上时常有演出,印象最深的是抗战流亡团体演出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这出街头剧,先是父女二人在卖唱,父亲拉二胡,女儿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围着观众看到父亲嫌女儿挣的钱少,就用鞭子抽她。这时跳出一个工人,大喝“放下你的鞭子!”工人得知父女二人是逃难的,便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,并高喊口号,最后与观众中一些人高唱《打回老家去》。当时我以为真的是贫苦难民,待到卖唱的与工人向观众致谢,才明白这是演员演戏。

学校来了些新老师,教会我们许多抗日歌曲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“打回老家去”“万里长城万里长”“前进!中国的青年”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“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”……学校的房子虽是破庙,但充满了生气。

课余时间,我与二三同学会去石灰巷对面街(中山街)上的“民众教育馆”。那里有展览,或揭露日本鬼子侵略的罪行,或展示鸦片的毒害,看了触目惊心。挂匾巷与府街交接处有座小庙,香火不断。庙西,府街路南有一家“生活书店”,小孩没钱买书,就在店内一两个小时地看连环画,印象深的,除了《三国演义》就数《朱德和老百姓》《平型关大捷》《八路军出马打胜仗》。“生活书店”还挂着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的大幅像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领袖的照片。不久,“生活书店”关了门,那些挂像就不见了。

我在府街买回纸和本子,用粗黄纸订成大字本,没有订针,而是用桑皮纸条搓成捻子,穿过锥眼一拧而成。国语作业本是买现成的,那是木版刻好格式的土纸本,每页针对一课,要归纳出主旨(主题思想),段落大意,找出生字新词,还有造句。作业呢,常常是夜里在桐油灯下完成的。一天晚饭后,我在家听到隔壁学校里悠扬的风琴声,我转身跑进校园,循声找到一个房间,见一位老师在弹琴。他看我瞅得认真好奇,把我叫进去,教我弹风琴,允许我以后再晚饭后也可以去练琴。这位老师并不是本校的,他是汉中师范的毕业实习生,名叫黎顺清(2004年9月3日21时逝世于宝鸡市,享年88岁)。几十年后,黎先生与我同为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,我讲起此事,彼此不胜沧桑之感。我对音乐的兴趣是在汉师附小培养的,故而终生难忘。

草塘寺各殿的神像都铲除了,唯有正殿的保留下来。这座正殿不似别的寺庙的大雄宝殿,而是一座正方形的镂空花隔扇门的大亭子,正中有四个各向东南西北的佛背靠背,即便拉倒他们,房子也派不上用场,所以就随他去,搁置在那里了。据传说,这四座佛背背后的中空处下面是海眼,一口大锅扣住海眼,而四个佛背背压坐在锅上。海眼下一个直通到饮马池,传说饮马池里有一万年老龟,盖在池底的海眼上,海眼通向汉江河和小南海,如果揭开锅或赶走老龟,汉中城里就要涨大水了。汉江河以前常泛滥,大水淹完南关,水涨到南城,进了城,说是因为海眼被锁住了。我才不信这些,从四大天王不过是一堆土开始,我的无神论意识就生成了。放学后学校没人了,我吃了晚饭就去学校玩,几次跑进正殿,攀上佛坛,登上莲花宝座,踩着佛的腿、臂,坐到佛的肩上去。

有一次,探头到佛屁股后面,因为外面很安静,就听到四尊佛后面有呼呼的声音,既像风声,又像海潮声。我向同学说起,大家都过去倾听,说大概那是海眼下大海在翻腾。

那年秋天,汉中下了四十多天的霖雨。五岁前,我在河北清苑老家,后来又住洛阳、宝鸡,都是干旱北方,从来没有经历过连绵不断的秋雨。雨下得令人心烦,空气湿得到处发霉。夜里睡觉钻被窝,像进了水袋,一夜泡得全身湿漉漉,因此开始长疥疮。房东的儿子说:“神仙难逃汉中痧。”还说痧是一条龙,先从手缝行,腰里缠三圈,裆里扎老营。那场雨,泡倒了我家院子与草塘寺之间的土墙。这下好了,我上学不用出校门,不用进校门,从住屋直接越界进入教室。当时,房东与学校都不富裕,拖到冬天,才把界墙打起来,我上学就“不方便”了。

那年头,日本飞机轰炸汉中,学校不时停课。离学校后门不远就是南城,我家雇人挖了一个洞,空袭警报一响,大家就钻进城墙洞子。有时正上课,警报钟敲起来了,出了草塘寺后门,就进了我家的防空洞。一次,炸弹响得很近,警报解除后,我们小孩由顺城巷跑向南大街,转入文庙巷,见那里被日本炸弹炸死的人,血肉模糊,加深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。心想,怎么我家逃难到哪里,日本飞机就像长翅膀的恶魔一般炸到哪里呢?为了躲避轰炸,冬天,我们全家搬到离城十多里的圣水寺附近,我转到了马家嘴小学。听说,汉师附小也随之迁出草塘寺,搬到城外去了。

在草塘寺巷居住和读汉师附小不足一年时间,可八九岁孩子经历的一幕幕,至今历历在目。汉师附小要写校史的话,草塘寺阶段该是很重要的。 □马家骏

民俗

二百年前咸阳的染坊常用涝池的淤泥染布,也有用板蓝叶染的,用锅墨染的。

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串村的小货郎进村吆喝几声:“谁抄黑膏子来?”村妇们就你一包我一包买了染料和臭碱,回去煮了自家种棉花自家纺织的穿布,给人家做衣服。当时,礼泉二中的一帮学生去北京,北京学生羡慕地问:“你们还发衣服?”问得莫名其妙,左右打量一番才恍然大悟,原来大家穿的都是妈妈做的黑棉衣,连鞋子都是黑的。

这多多年,咸阳人总是穿黑衣服,男人穿,女人穿,孩子穿,下世的人也多以黑衣服。就像陕北人包头的白手巾,维吾尔人的小花帽。

为什么这样?公元前221年,秦帝国在咸阳统一六国。秦始皇信“五行”,以为秦得了“水德”(水为黑色),就“衣服旌节旗帜皆上黑”,他开国的皇帝装也是黑的。允许百姓以三尺黑布包头,叫“黔首”,就是黑头。

可是,这与咸阳人穿黑衣服有关联吗?

我发现咸阳的很多习俗都有着悠远的秦风秦韵:炊烟有唱戏禳新房避邪消灾的传统,翻开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,里面就记有秦二世打猎时误伤了行人,赵高借口怕上天“降殃”,要“禳官”消灾避祸,让秦二世离开咸阳宫,“远避”望夷宫,然后派人在那里予以加害的故事;农村人的猪圈和厕所都在后院,狗守在院前,秦时的《日书》里就写着:“屏居于后,吉,屏居于前,不吉。”屏就是厕所。《管子》里也有“以前无狗,后无豕(猪)者为庸”的话。到现在农村人上厕所不说上厕所,还是说:“到后院去。”显然,这是遵秦之遗俗,习惯了。

秦人以步为尺,跳地计亩的办法,堪称一大发明。这个不老的传统,至今还在咸阳口口相传。村组里的每一大片地的长是几分畛子,扎在大家心里,想知道其中自家的地是多少,随即脚一踏量,与长一乘,就知道了亩数,这一招村里男人都会。

咸阳原上庄稼地的长条形也与秦有关。那时,宽一步长一百步是一亩地,商鞅在咸阳搞变法,改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地,一下拉长了一倍多。这种耕作习惯,从商鞅那时插入地里,到这头已是现代。

生活在咸阳,我时常感觉时光隧道里有拂拂秦风在吹荡。我怀疑这黑衣服也许是从那时穿到现在也说不定。于是,去服饰的海里捞捞。踏破铁鞋,蓦然回首,《咸阳市志·四》给了我意外之喜。

书里说,咸阳在秦汉时“礼服多尚黑色”。就是说秦时“尚黑”,人汉以后,咸阳人以黑色礼服为贵,虽然黑不再是国色。

到了隋代,“民间妇女多穿青裙”。青即黑,如青丝、青眼。或者说青是深黑,黑得发青即为青。也有人说这里的青是“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的青,叫靛蓝或靛青,深蓝,近似黑色。总之,到这时,黑色的衣服才成了咸阳百姓平常穿的衣服。“唐宋以下民间妇女多以青、绿、灰、褐色为主”“元代以下……民间服饰向灰、褐色发展”,晚清至民初“服饰颜色有靛蓝、藏青色等”。

这里的信息有的只说到女

性,但整体脉络清晰。秦汉的黑,隋代的青,唐宋元以下的青、绿、灰、褐,晚清至民初的靛蓝、藏青。两千多年的服色珠串里,除唐宋杂以绿色外,黑色及其近似的颜色一直是咸阳人服色的主线,两千年不改。这让习惯了流行色的我,不由得感叹称奇。

应该说,黑色不鲜艳也不亮眼,但它也有其自在的美。它不但有厚实、凝重、深沉的庄重美,也有单纯、质朴的乡土美,还有着冷峻、狞厉的幽深美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点就是它一旦染定,就不可以改染,这是其它颜色所做不到的。而这一点,正对应了咸阳人一言九鼎的倔脾气。除却这黑衣,你很难为他们甄选出别的与他们脾气对应的服色。

还有,它耐脏、易染,适宜于咸阳这苦寒之地沉重忙碌的劳作。就像适宜这里水上的庄稼,两千多年来,黑衣服与咸阳的人和川原,无论“淡妆”还是“浓抹”,总是相宜相融,融为一体。

两千多年间,农耕的方式没有改变,他们的黑衣服也就没有脱下来。而穿着浅淡洁白、纤细柔软的服饰去耕作,总是不那么顺眼、舒服、相称。从这里看过去,我们也就看清楚了“尚黑”两千年,是咸阳人自己的选择。

当然,这里也许有着染布技术的制约,两百年前染防是以污泥、板蓝叶、锅墨作为黑布的染料。

其实,咸阳人的“尚黑”并非自秦始皇的“衣服旌节旗帜皆上黑”始。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登基时朝服和旗帜就是黑色的。从公元前350年建造并迁都咸阳,再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的一百多年间,黑衣服就充分显示了它相宜于咸阳山水和咸阳人彪悍性格的特点,而咸阳人的彪悍又适应了秦统一的历史需求。致使秦国在不断的征战中壮大,最终咸阳人成就了秦国,秦国也成就了咸阳人。

黑是夜的颜色,是看不透的颜色。在那古老的战争年月,一片黑兵马像一块乌云落地,难免有一种神秘的意味,这是否是咸阳人崇尚黑色的一个理由,已无从得知。只知道在长期的战争中,咸阳人把自

己的性格特征赋予了黑衣服,使其也具有了黑黢黢的、彪悍的精神象征,成了秦文化的一个符号。到秦帝国时“尚黑”,既因为秦的国德是水德,也是对当时现实顺理成章的确认,是对先王信仰的继承和昭彰。从而给黑衣服涂上了一层神秘圣洁的油彩,使其映射出了熠熠的帝国晖光。

一日读唐诗,见杜甫的《兵车行》中也有“去时正与裹头”“况复秦兵耐苦战”的句子。裹头自然就成了“黔首”。此诗借汉武皇帝写了唐玄宗穷兵黷武的现实,捕捉秦人送往前线,咸阳桥被扬尘遮掩,哭声震天,那已是在秦亡千年之后了,咸阳人仍然“耐苦战”。裹头已成了男丁成年的仪式,一件黑衣服包裹着一具强悍千年的灵魂。我努力想象着一代代咸阳人穿黑衣、裹黑头,起起前赴后继于古岁月之途的情景。

改革开放开创了文明富裕的新时代,渭河之滨的服饰像七彩云霞飘落,如今只有老年人还爱恋着黑衣服。然而,黑衣服已经在咸阳人的文化风情、习惯习俗、价值观念中,沉淀成一种稳定的心理素质,于潜意识里,如同影子一样与我们前行的脚步连在一起。 □孙金锋

咸阳人的黑衣服

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

鉴藏

1987年,当尘封千年的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地宫被打开,历史穿透时光,自唐朝而来的记忆被重新唤醒,这件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就一直闪耀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芒。

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呈长方体,由盖、罗、屉、罗架、器座组成。现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。

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盖面(àn)饰两只首尾相对的飞天,头顶及身侧衬以流云。盖刹四侧各饰一合云纹,两侧饰如意云头,刹边饰莲瓣纹,盖立沿饰流云纹。罗架两侧刻饰头束髻、着襦衣的扶幡驾鹤仙人。另两侧饰飞翔的仙鹤,四周饰莲瓣纹。罗、屉均作匣形。

罗分内外两层,中夹罗网。屉面饰流云纹,有环状拉手。另有“十九字”篆文两处,值得一提的是,有墨书,刻刻“五哥”各两处。“五哥”乃是唐僖宗的乳名,说明这件茶器的主人是僖宗,此物乃御用品。

纵观整个茶罗,最引人瞩目的是它

上面的仙鹤图案。对于仙鹤,我们并不陌生,在古代诗词、画作、服饰、瓷器、金银器中屡见不鲜。

古人之所喜爱鹤,究其原因:一是鹤自带超凡脱俗的气质。鹤的羽色朴素纯洁,体态飘逸雅致,因此常常与神仙联系在一起。在道家传说中,鹤是很多仙人的坐骑,比如《相鹤经》云:“盖羽族之宗长,仙人之坐骑也。”道教中的仙人丁令威、王乔等乘鹤飞天成仙,太乙真人、南极仙翁等的坐骑都是仙鹤。受道家仙学文化的影响,才有了有“羽化”“驾鹤西归”之说,道士也自称为羽士,其道服被称为“鹤氅(chǎng)”。二是鹤契合古人长寿的愿望。鹤的寿命很长,可达五六十年,这在鸟类世界中比较少见。因而鹤被认为是长寿仙禽,古籍中就有记载:“鹤千年则变苍,又两千年则变黑,所谓玄鹤也。”可见古人认为仙鹤是多么长寿!此外,鹤发童颜、龟鹤遐龄、鹤寿无量、松鹤长春、鹤寿松龄等词语皆是此种寓意的体现,后世还常以“鹤寿”“鹤龄”

“鹤算”作为美好愿望和精神寄托的祝寿之词。三是鹤兼具忠贞的爱情向往。鹤向来雌雄相随,步行规矩,情笃而不淫,终生一夫一妻制,也就是说如有其中一方遭到不测,则另一方也终身不娶不嫁。正是因为鹤独特的“一夫一妻制”和“忠贞”的爱情观,十分符合古人对爱情的追求,所以被古人赋予了极高的品德。如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,黄筌的《六鹤图》,都是将鹤作为美好爱情的象征。四是鹤具有高洁的品质。古人多用翩翩然有君子之风的白鹤,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能之士,把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为“鹤鸣之士”。高洁之士自然也就以鹤为伴了,赋予了高洁清志的内涵,成为名士高情远致的象征物。我们最熟悉的“梅妻鹤子”典故想必



就是这样来的吧。

千年过后,时光褪尽,恢宏的大唐王朝早已化为浮光掠影,而茶罗子却保存了下来,方寸间勾勒的仙人驾鹤,带有大唐的气息,带有帝王的富丽,也无疑问向我们传递着唐朝帝王追求长生不老、羽化成仙的美梦。 □李佳家

我所认识的书法家魏良



长期氤氲在文学圈,不喜书法,更没有丝毫书法天分的我,早在很多年前,就知道书法界有一个叫“魏良”的书法家。至于“魏良”长什么样,高低、胖瘦、黑白,乃至人品,我一概不知。

时光的脚步迈入2019年,缘于《西部大开发》杂志书画名家栏目,使得我首次与魏良老师相遇。客观说,之前只是知晓魏良老师的名气,至于他的书法作品,我没有见过。直到我首次造访魏良老师的工作室,才接触到魏良老师的个人形象以及他的书法作品。

文学界有一句口头禅叫:文如其人。指一个人的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,以及才情学识等方面都是一致的。然而,见到魏良老师的身形相貌和他的书法作品之后,我不禁哑然失笑,“书如其人”四个字,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魏良老师应该是跨过甲子之年的人了,但他还没有显出这个年龄应有的“福相”,身躯虽瘦,但精神矍铄,和他的书法作品一样,都彰显出一种坚韧、有筋骨、有松栢情怀。还有,宽阔额头下那双大眼睛,依然清澈明亮,闪烁着珍贵的纯真与思想的幽光。

再观工作室墙上、地上的魏良老师的

书法作品,篇篇幅幅、幅幅篇篇,不管是横幅还是竖条,正楷还是行草,魏碑还是篆隶……无论字体怎么变化,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给人一种稳重、和谐、如如不动之感。况且,每一撇、每一捺、每个标点,都充斥着正能量的力度在里面。

每每观看魏良老师的书法作品,都能给人一种生发的、积极向上的感觉。它会使得春风得意的成功者更加催马扬鞭,会使处在生活低谷的失败者重输精神养分,奋力向前。

魏良老师字正,人更正。我曾经与魏良老师有一个交往的小插曲。一次,我的孩子婚礼,囿于疫情等相关规定,决定只在文化圈人的小范围内庆祝一下就行。于是,想到了魏良老师。客观说,人家名气大,平时与自己交往不是太多,而我们就想让人家来撑个面子。我明确对魏良老师发微信:“礼金收到。有墨宝更好,不方便写的话,欢迎人到。”

一会儿魏良老师回复:“在的话一定去。”看到魏良老师这样回复,我就想到魏良老师可能为自己届时不去设下埋伏了。婚礼那天,魏良老师果然没来。他电话说有事外出,回来补写贺词赠送。我彻底对

魏良老师失望了,心想,完全是托词敷衍。随后,那一页就翻篇过去了,想都不去想了。

然而婚礼后十多天,魏良老师发来信息说:“给你娃的字写好了,抽空来拿。”不多的几个字,就像他的人一样,脸冷、言语短,但是字字实在有力,着实刷新了对魏良老师的认知。人家一个大名人,原来这么质朴实在。

继而,我不由联想到了目前文艺界的乱象,专家、大师满天飞,一个个粉墨登场,唾沫星四溅,逢人便口若悬河滔滔渭水,显摆张扬,一刻不得消停。

而书法家魏良老师,决不属于那乱象丛生中的一枚。交往这么长时间,他在我面前,从没有出口说一句桀骜不驯的话,从没有显摆过自己在外面的五马长枪,更没有提过自己书法作品价值连城字眼……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、勤勤恳恳,在书法艺术道路上永远探索的朝圣者。

一花一世界,一草一精神,从书法家魏良老师的身上,我感受到了书法界的一片绿洲,看到了中国书法传统文化的希望、继承与未来的创新! □宁文英

人物春秋



《大秦赋》剧照